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對〈吳永毅評台北市路邊洗車業〉之回答

A Reply to "Review of a Case Study of Taipei City's Street Car Washer' by Yung-I Wuo"

doi:10.6154/JBP.1987.3.009

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 (3), 1987

Journal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3), 1987

作者/Author : 陳小紅(Hsiao-Hung Chen)

頁數/Page : 195-196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 1987/09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154/JBP.1987.3.009>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對〈吳永毅評台北市路邊洗車業〉之回答

陳小紅 \*

A REPLY TO "REVIEW OF ' A CASE STUDY OF TAIPEI CITY'S STREET CAR  
WASHER' BY YUNG - I WUO"

by  
HSIAO-HUNG CHEN\*

---

民國76年7月4日收稿

\*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暨研究所教授兼系主任、研究所所長。

Manuscript received on July 4, 1987

\*Professor and Chair, Department and Graduate school of Sociolog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本文為中興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畢業同學周鳳小姐碩士論文之濃縮。原只想藉著一項粗糙的練習成果，與有興趣從事台灣地區「都市非正式部門」研究的朋友們分享若干研究的樂趣。不料卻在煩勞兩位評論先生費心審稿之餘，更額外著墨企圖釐清並指正〈洗車〉一文及“文外”相關之概念、方法甚或意識形態！

對於評論提及本文之介紹性格有餘，而批判精神不足這點，本人深表同意，尤其觀之評論者由新馬克思學派暨批判學派的立場出發，服膺於Portes論文的觀點，評論之內涵與重心自然就更可以被理（諒）解了！筆者深深了然於「現代化」、「依賴」與「世界體系」等學理與其各自之侷限，著然同意且欣然接受文中提到的「一些」批評，不過，為避免造成對第一作者周小姐為文立場及文意之扭曲，為師者在為其「捉刀」之餘，雖無「護短」之意，卻也不得不針對如下幾點試加澄清：

1. 評論所提最近台灣用「非正式部門」概念進行的社會研究開始「大量出現」似乎言過其詞；就筆者所知，除本文外，陳應芬關於台北市攤販之研究及謝德成關於台北市建築工人之研究恐怕是至目前為止「少數的」幾項實證性研究。

2. 筆者深知非正式部門研究之複雜性，尤其在探討第三世界社會中正式與非正式部門間之關係時，絕不能脫離歷史與結構脈絡方才具有其實質意義。唯正如評論文之一所暗示的，衡之於台灣特有的歷史及地理條件（環境），不論在過去及現在甚至或未來，若僅由歷史面探討台灣本土或台北市一市內正式與非正式部門間之關係，顯然仍然無法洞悉此一部門之發展，台灣在國際分工（世界體系）中之定位恐怕是吾人不能不加掌握者，只是任何一篇碩士論文而言，這樣的期望是否過於嚴苛得不切實際便值得思索了！

3. 評論者「判定」筆者「保守」的立場，指出文中將理論內容「非政治化」及在解決對策提出方面有傾向於維護現有體制甚或在理論架構中犯了嚴重「加工」第一世界，尤其是跨國機構如ILO, UN, World Bank 及 AID 等立場之指責，使筆者有不甚委屈之感，同時也不禁懷疑，是否因評論者過於「堅持」新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習於以「政治化」一切的眼光與階層（級）化結構的剖析技巧訓練，詮釋外在世界之諸多現象，以致在一方面批評他人囿於學術學派的某種「框框」之餘，自身也不自覺地掉進另一「框框」當中。評論文中提及的「……問卷中沒有試圖區分顧客的社會階級及對女性從業人數的統計，反映出新馬克思及批判論者習慣於視婦女及低層人士為社會中被剝奪（the deprived）一群之意識形態便是一例！

其他如：

(1) 批評文所提的「……它假設『正式部門』有一既定的規範，是不必分析的，是發展自然的趨勢。」及「……沒有此補充，顯然不是遺漏，而是理論上的失誤，它以為非正式=非法營業」的論斷，筆者深覺此等解釋頗為「陌生」和過份強烈武斷。

(2) 他如，「……〈洗車〉片面地分析IFS的功能，避而不談它的起因與效果，因此掩蓋了IFS可能的「顛覆性」的內容，同時它又清楚地呈現了IFS功能之保守的政治內容，可以當作鎮暴，吸收遊民以免成暴民及分化工人（控制IFS工資）的工具……」筆者有被put words in my month之感嘆！

(3) 又如，「……然而，從〈洗車〉在研究的方法和結構上與跨國機構主流的模型不謀而合看來，可見社會學理論服務既得利益的功能，並不需要赤裸裸地金錢干預，或是帝國主義的政治陰謀；而是在相同的社會機制下，為了相同的政治及社會的理由，相同的社會學範型得以滲透和被運用……」此種批評似乎已跨越了對正文批判的範疇而滲入了過多為文者主觀意識型態之反射。

(4) 再如，「……〈洗車〉在理論和方法上的問題，基本上是因為它有維護現狀的意識形態，而不是「學術」的失誤……。」是否也失之主觀？

總之，筆者從未嘗試也無意繼續與他人打「文學」官司，也深知本文缺陷所在，只是對類似台灣地區的第三世界社會而言，諸多發展現象之真正原因及可能發展的結果，坦白地說，大家都仍在探索，因此，不論是學理或實證方法上或政策擬定之從業者，不論其所來自的背景，總要懷抱一種「謙虛」的心態，也正基於此，在不辜負〈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送來兩份評論文字善意的出發點上，僅擬就上述幾點，希望就教於評論者與讀者，若因誤會其文意而生如上不當或過當反應，尚祈海涵。若因原文交待不清以致引起評論者之誤解，筆者願負全責，必於適當時機儘量修改原文；不過無論如何，對於周小姐而言，我們共同的鼓勵恐怕將更能激起積極性的作用與效益吧！